

本来就是空巢老人，居家隔离算不得什么难事。儿子儿媳带着孙女在外地居家隔离，每天下午电话问候。助理小焦则在远郊居所，他媳妇在学校工作，儿子上中学，一时学校不能开学，也是全家自我隔离状态。儿子儿媳给小焦划一大笔款，请他每半个月为我一次采购齐吃的用的，给我送到居室。他第一次来，先在门口登记，测了体温，物业在门口值班的认识他，知道是我助理，不仅管理我的业务，也兼照顾我的生活，而且春节后从老家返京早已自我隔离超过十四天，就为他办理了小区出入证，但他敲响我单元门铃后，我开门，他戴着好大一个口罩，头上罩个浴帽，双手都戴着一次性手套，真是面目全非，而且不等我招呼，就让我避开两米，我事先在门内地板上铺满了报纸，他就分几次把为我采购齐全的吃的用的四个大纸箱安置在报纸上，告诉我：“先别忙，过七八个钟头再收拾。”我当然也戴着口罩，跟他道谢，他也不停留，说声“缺什么打电话我再送”，竟自离开。

小焦离开不久，儿子就来电话，问：“交接怎么样？”其实小焦所在的远郊社区，和我们这个小区

两公里范围内，都一直没有出现疫情，不免觉得儿子何必咋咋呼呼？但想起《红楼梦》里有“小心没有过逾的”说法，也就释然。小焦又来电，说考虑到我不能缺乏青菜，但原始状态的青菜又

雪白的衬衫

刘心武

难以保存，因此送来的一个不锈钢大盒子里，是他媳妇为我用芹菜、柿子椒、胡萝卜切好的蔬菜三丁，我放到冰箱冷藏室后，可以在吃速热盖饭、速热馒头、方便面时，舀出几勺或蒸或煮用来佐餐。果然这盒的蔬菜三丁差不多正好吃个十多天。

没想到这居家隔离竟然一个十四天过去，再一个十四天，还要十四天……我倒宅待着，而且利用这段时间把新的长篇小说《邮轮碎片》收尾，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看过后予以肯定、鼓励，表示会先在《当代》杂志刊登，然后出单行本。我还继续写另一个长篇，答应写成给上海一家出版社。又研究了京剧表演艺术体系，为李崇林提出的“三身理论”写了长文，已在报上刊出。生活得很充实。但接着就有两个迫切的问题凸显出困难，一个是理发的



也许是西安读书的四年时，日日都能遥望大雁塔的缘故，我对大慈恩寺中的牡丹与“探花”这个词，总是有万千的情愫。

人生三大得意事无非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逢故知。金榜题名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是何等地惬意，“一日看尽长安花”，可知这时“此花”非“彼花”。已经不记得那时是哪位老师给我们讲“探花郎”的故事：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唐代新进士榜公布后，曲江边总少不了盛大宴游活动，与第一、二名不同的是，第三名一定要是未婚的青年才俊，是为“探花郎”者。春天的长安城草长莺飞，大慈恩寺中的牡丹娇艳绽放，这位新晋的探花郎此日拥有让人艳羡的权力：他要在大慈恩寺的花园中采下那朵最美的牡丹送给长安城中最美的女子。

记得那是大三仲春的傍晚，与舍友在大慈恩寺中漫步谈心，偶见花园中的一朵粉白色的牡丹是如此的娇羞迷人，我不禁想起了“探花”的故事，便向她娓娓道来。没想到，她突地一转身跳进花圃，迅速摘下那朵花返身跳了出来，拉着我拔腿就跑回到宿舍，待到熄灯、点上蜡炬，我欢天喜地的把周围几个宿舍的好朋友都聚了起来，一同赏花赏月。

这么多年红尘喧嚣，不知那年夜夜里秉烛就花的往事，还有几人能忆起？今夜，我对着这一簇簇明艳的姚黄，竟不由思念起故人……

七绝二首

贾志梁

松江方塔
远如仙子近如奴，
纵览千年气自闲。
沧海横流方得见，
擎天一柱在云端。

醉白池
天倾美酒逢知己，
斑竹箫声月下飞。
呼出湘君千里马，
火光电石过庭闱。

注：《九歌·湘夫人》：“朝驰余马兮江皋……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

问题，虽然是糟老头子了，头发已然稀薄，但超过两个月不修理，盥漱时对着镜，真觉得怪模怪样。儿子跟我通话，劝我隐忍，他说得也对：“你坚持不外出，是你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福气。”但另一个问题就难以隐忍了，就是扔垃圾的问题。我们这小区各类，都还没实行下楼分类扔垃圾，还在各层的楼梯拐弯处，设置大垃圾桶，可以比较近地扔垃圾。但儿子电话里坚决阻止我自己出单元去扔垃圾。他引用一条新闻：一位居民只因为跟另一位后来检测出新冠肺炎的邻居，前后脚同使用了一处楼梯，结果就被感染。他提醒我：你马上就八十岁了，所以，他用了命令的口气：楼道你不能去！小焦也在电话里禁止我自己扔垃圾，让我先放厨房一角，他再送生活物资时，帮我丢扔。

我背叛了儿子儿媳和小焦，自己戴好口罩，去扔了垃圾。心里想，那每天在楼里往外运送垃圾的清洁工，他们冒着风险为业主们服务，是多么可敬可感！可是，以往我也没怎么理会他们，是两口子，有次在楼道里遇见他们，看去都矮黑猥琐，似乎是西南那边穷困农村过来的，那男的不但黑，还丑，嘴长歪了。楼道里有三架电梯，两架是载客的，一架是载货的，业主们搬家时才使用，清洁工则用那架货梯每日逐层收拾垃圾，并给垃圾桶换上新的垃圾袋。记得那还是在疫情发生前，来我们楼层串门的一位母亲，大声吆喝自己儿子：“离他们远点！”现在是离所有人都得远点了。我违逆儿子和助理的命令，自己扔完垃圾，回到屋里一直在想，亏得这两口子仍留守在我们楼盘，默默地做着最有风险的工作。

今天，我偶然从自己单元东窗望出去，那是楼盘健身区一角，空空旷旷，但墙边那棵梧桐树上，开放出硕大的淡紫花束，好烂漫的春光！顺着树冠往下望，就看见有个人坐在

围住树的木条凳上，仔细辨认，啊，正是那男的清洁工，他把口罩暂时褪到下巴，跷着二郎腿，惬意地抽着一支烟，他紫膛色的脸上，抽烟的嘴更显得歪斜，但他为什么那么扎眼啊，他穿了一件雪白的新衬衫，那件雪白的新衬衫箍

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他此刻的自我尊严和自我满足。我默默地为他祝福，并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媳妇，为我们楼盘业主们做出的奉献。疫情过去，解封以后，我该怎样走到他们面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向他们致谢呢？

孩子的餐具天天开水煮3分钟的消毒了，而是让他和我们大人用一样洗干净的碗和调羹。不料，孩子不干了，他非要亲眼看到用原来在那只不锈钢锅里煮过3分钟的碗筷，不然他就不吃饭。这一“倒逼机制”打消了我偷懒的念头。不过很快我想到何不趁机把全家所有的餐具都在一只更大的不锈钢锅里煮上3分钟消毒后再分别取用呢？从此以后，在家中还没条件使用洗碗机的前提下，这个办法大大保证了全家餐具的卫生。

我们这代人，看到厨房里有只把蟑螂是不稀奇的，这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住房条件差，差不多天天要和蟑螂等“四害”打交道，而我孙子就两样了，他对蟑螂几

乎没印象。一天，孙子在厨房里叫起来，说他看到一只小虫爬进了柜子里，我照着他指的方向一下打开那扇门，原来是只刚出壳的黄色小蟑螂。虽然瞬间小蟑螂溜走了，但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孙子却不罢休了。他马上说这个蟑螂是害虫，要传播疾病的，要我一定消灭它！没有办法，我和他奶奶只能花了一天时间，把8平方米厨房里包括冰箱微波炉烤箱净水设备等家电，所有的大小盆子碟子、碗盏调羹、油盐酱醋等瓶瓶罐罐全部搬到厅里后清洗擦净，接着打开厨房的所有柜门，里里外外喷洒灭蟑螂药水，再关上厨房门窗闷了半个小时。当然，成绩“斐然”，晕头转向的三只大小蟑螂被我处

死，另外还彻底擦清橱柜的所有搁板、小门和角落。等孙子放学回家，我“汇报”他后，他像煞有介事地进厨房看了一下，布置任务说：“今后厨房每年就要这样彻底打扫一次！”

去年开始的上海市垃圾分类工作，小朋友也蛮起劲的，他不仅严格监督家里的垃圾分类，而且和我一起参加了在小区的义务值班，还每天晚上睡觉前会把家里所有的垃圾桶检查一次，做到垃圾不过夜。他说，垃圾特别是厨余垃圾不倒掉留在家里会容易引来蟑螂的。

现在，不用说大家也知道我家那位“卫生监督员”是谁了吧。

家有“卫生监督员”
马蒋荣

着实令我好生羡慕。我就问她可否借书来读。她很爽快地答应了。从此，她就成了我小学时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借书渠道”。

通常情况下，我们来播音室是可以不带书包的，习惯上我都是先把书包放在教室自己的座位上，空手去播音室。她以往也常常是这样的。但是自从我俩有了“借书之约”，她就会把书用报纸包好，装在书包里，带到播音室悄悄塞给我。因此，每当我看到她带着书包来播音，就知道今天又有好书看了。

我看书很快，基本上是手不释卷，废寝忘食。一本很厚的小说，一两天就能看完，并迅速还给李瑾，因为我知道，她家里把书包带来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基本上属于“地下工作”。她借给我的大部分书，都有书皮，只有少量的没有。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在前一天晚上给她把书皮包好，装在书包里，转天再把书包带进播音室，悄悄还给她。因此，她一看到我带着书包来了，就知道是“带货”来了。时间长了，我俩就形成了默契，总是会不约而同带着书包来。没有书带，就会很自然地空手来去。

我从小喜欢练字，总想把字写得好看一些。加上当时经常会有一些诸如出黑板报、写大标语这类杂事，我的练字机会还是挺多的，进

春天的味道
(水墨画)
朱应

“箸”，是筷子的意思，这类篆书的笔画和筷子有几分相似，却和“筋”无关。油面筋是我平时所爱，一次在饭店点菜，我说了“香菇面筋煲”，服务员写的就是“香菇面筋煲”。

篆书中有许多字形相近的情况，必须分清篆书某字的字形演变，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另一字。草书也有这样的情况，多绕或者少绕一笔，或者绕错地方就是另外一字。文徵明早年名“璧”，他这一辈名号均从“土”字。上海博物馆藏《云山图》上还是“文璧”款，贻上有吴湖帆题跋“明沈石田题唐子畏、文衡山画三家合璧神品”。古代好事者不明就里，作假时将文氏书款写成“文璧”，令人忍俊不禁。

步也很快。当我自认为写的字可以拿出手的时候，就开始在书皮上“展示”本领了——譬如在包好的书皮上用刚学会的书法字体写上书名。本想“猎获”几句赞扬的，但是没有。她好像并不在意这些细节，我一度有些失望，但并不气馁，只是更加努力地练习，继续锲而不舍地包书皮、写书名……直到有一天，她悄悄地告诉我：“你写的书名，我爸爸看见了，他说你写的字还不错！”

你可以想象到，我当时听到这句难得的赞誉，心里是何等地高兴——事情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

2019年秋天，我俩从北京去天津，看望病重的岳父。老人家已经不能下床了，而且口齿不清。但是，见到我以后，仍吃力地一遍遍地重复着一句话。我一时听不明白，老人就着急。我只好请来每天照顾他的保姆来“翻译”，她听了告诉我说，老爷子说，让你们把书柜里的书挑一挑，有用的都拿走。我听罢，几乎落泪……

我知道，老人的意志是不能违拗的。于是，我和李瑾用了一个小时，把随身带着的行李箱都装满了。李瑾发现我选的大多是尘封垢面的旧书，有些诧异。我拿了两本旧书递给她看，她看过之后说，再找找，还有就全都带回去吧——那些旧书都包着书皮，有些书皮上还残存着我多年前的幼稚的笔迹。

深秋时节，岳父溘然长逝。我在灵前，为老人献上了一篇深情的挽辞。

《红楼梦》结尾提到“曹雪芹先生笑道：‘你说空，原来你肚里果然空空。既是假语村言，但无鱼鱼亥豕以及背谬矛盾之处，乐得与二三同志，酒足饭饱，雨夕灯窗之下，同消寂寞，又不必大人先生品题传世’”。似你这样寻根问底，便是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了”。注解中提到“鱼鱼亥豕——古代篆书，‘鲁’与‘鱼’、‘亥’与‘豕’字形相近，抄写易误，后人因称文字形近而传写讹误为‘鱼鱼亥豕’”。

去年是己亥年，书画家在作品上落款时用“己亥”，而我所见到的几位艺术家写作“乙亥”。己亥是二〇一九年，乙亥则为一九九五年。干支纪年误写者为数不少，除了“乙”与“己”不分，还有“己”与“巳”不分。这样的失误，对于书画鉴定的干扰还能通过其他方法避免，对于某年表编纂时的干扰就很难弥补了。

《红楼梦》在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已经成为“红学”研究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文学版的《红楼梦》(2009)第七十九回，提到“可知天下古今成的好景妙事尽多，只是愚人蠢子说不出想不出罢了。”上海古籍版《红楼梦》(1998)则作“好景好事”。“景”与“影”相通。吴湖帆有“梅影书屋”，在印章中则为“梅景书屋”(读成“梅影书屋”)。至于“妙”与“抄”二字，在这里似乎“抄”比“妙”字更妙。王静安先生有云：“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一不足以言文学”。

汉字字形经历了从篆书到楷书的千年历程，字形演化经历的复杂过程可想而知。单单篆书字体的演化过程已经令人头疼，篆刻家在创作时，一不留神就刻错了字。钱瘦铁先生回忆他曾为袁克文治印，将“克”误刻为“充”。篆书克为“克”，充为“充”。陈巨也提到老师曾经教他古代的一种篆书字体叫“玉筋篆”而非“玉筋篆”，“筋”同

“箸”，是筷子的意思，这类篆书的笔画和筷子有几分相似，却和“筋”无关。油面筋是我平时所爱，一次在饭店点菜，我说了“香菇面筋煲”，服务员写的就是“香菇面筋煲”。

篆书中有许多字形相近的情况，必须分清篆书某字的字形演变，一些细微的变化，可能就是另一字。草书也有这样的情况，多绕或者少绕一笔，或者绕错地方就是另外一字。文徵明早年名“璧”，他这一辈名号均从“土”字。上海博物馆藏《云山图》上还是“文璧”款，贻上有吴湖帆题跋“明沈石田题唐子畏、文衡山画三家合璧神品”。古代好事者不明就里，作假时将文氏书款写成“文璧”，令人忍俊不禁。

鲁鱼亥豕
施之昊

明日请
看，家里多了
一个机器人。
责编：徐婉青

